

新時代法學叢書

侵權行爲責任論

戚維新著

戚維新著

侵權行為責任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新時代學叢書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(32420.1)

新時代侵權行爲責任論一冊  
法學叢書

每册實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 戚維新

發行人 王雲五

上海河南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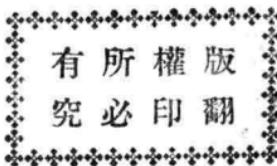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版權必究



(本書校對者胡達聰)

\* D四四二五

徐

# 吳序

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於民法者，纔十數條，非立法者，不之重視，特以侵權行為法中，可以分條別緒作概括之規定者，止於此耳。惟其規定於明文者簡而略，適用上遂多疑難，而詮釋之書爲不可少矣。

時下法學著作雖多，而於侵權行為法之詮釋尚乏專書，有之則均附麗於債編，限於篇幅，於侵權行為法中之重要觀念，如故意、不法、因果關係等等，自難有妥當之處置。獨戚君此書，能以淺近流暢之筆，將侵權行為責任之精微，詳為闡發，利用最新法理，抉其奧旨，引歐美判例見其用，更揭明審判之過程 (Judicial process) 以示法律之動態，非徒逐句就章註釋其字義而已。誠深得解釋之道者也。使法律而果爲揣測，則此書庶幾爲揣測之最近似者矣。讀之不獨可以瞭然於侵權行為法之內容與運用，即於法律之實相，法學之趨勢，亦可窺見一斑也。

吳經熊作於上海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

吳序

# 弁言

民法一科，最稱繁博。侵權行爲，雖其一部，而旁涉頗多，著者不揣謹陋，妄爲註釋。雖執筆之際，亦嘗審慎從事，終爲學力所限，謬誤仍多。尙希海內闊達，不吝賜教。匡我不逮，則幸甚矣。

本書之作，吳德生先生鼓勵之力爲多。又蒙貸以羣籍，賜以鴻序，感莫大焉。此外師友間接或直接予以臂助者，亦頗不乏人，併此誌謝。

# 目次

## 第一章 緒論

一

### 第一節 侵權行為之觀念

一

### 第二節 侵權行為責任與刑事責任

四

### 第三節 侵權行為與不道德行為

五

### 第四節 侵權行為責任之沿革

九

### 第五節 侵權行為之分類

一二

## 第二章 侵權行為

一八

### 第一節 概論——有咎責任

一八

第二節 責任能力	二〇
第三節 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	二十四
第四節 因果關係	七一
第五節 共同侵權行為	八四
第六節 有咎責任之特則	八九
第三章 準侵權行為——無咎責任	一三四
第四章 侵權行為之救濟	一四五
第一節 排除侵害	一四五
第二節 損害賠償	一四七

# 侵權行爲責任論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第一節 侵權行爲之觀念

何謂侵權行爲？法律、維持社會生活之工具也。爲使社會各份子實行互助生活，不致軋轢起見，要必使各人對其共同生活者，相互間負擔某種私法上之義務，避免與共同生活不相容之行爲。此種義務有時爲作爲，有時爲不作爲，有時爲盡相當注意，有時爲避免損害他人；若有違背此種義務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除有妨害公衆利益之舉，當按刑法懲治外，須使其補償此項損害，一則使他人不致無端受損，二則亦寓儆誡之義也。所謂侵權行爲者，即無正當理由而違背此項對於一般人

或特定之一類人法律上義務之作爲或不作爲也。茲更闡明之。

(一) 侵權行爲所違背之義務，係法律所規定之義務，與契約上之義務，雖亦爲私法上之義務，其最後效力亦係法律所賦予，但係由當事人合意自願負擔者，當事人如無合意，法律無強其負擔之意。其義務之範圍，亦一以當事人之意思表示爲斷，法律能解釋或補充之，而不能取而代之。侵權行爲法上之義務，則爲法律明文或非明文所科定，不問行爲者之意思，強制執行者也。侵權行爲有同時爲違背契約上義務者，違背契約之行爲，有時亦足構成侵權行爲。前者如約定返還他人所有物而侵佔之後者之例則爲：甲租用乙馬，因過失致馬死，一方固爲違背契約上之義務，一方亦爲侵權行爲也。

(二) 侵權行爲所違背之法律上義務，係一人對於一般人或特定之一類人負擔者。舉例明之，社會中每員均有不侵害他人身體之義務，不問對方之相識與否，均應遵守。是其相對之權利主體在一般人也。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，應注意避免損害鄰地，旅店主人應爲客人保管貴重物件，凡此均爲對於特定之一類人負擔之義務也。學者間有以侵權行爲爲對世權之侵害者，以爲對人權

僅能對於特定人主張之，其侵害不得以侵權行爲視之，實屬謬誤。蓋多數侵權行爲，雖屬對世權之侵害，然對人權之侵害，亦足構成侵權行爲。舉例明之，英美法旅客投宿旅店，旅店不得無故拒絕。  
(註一)旅客投宿之權，非對世權，僅能對旅店營業者主張之，然而如有拒絕行爲即不能不謂爲侵權行爲。又如客人以貴重物件託旅店保管，主人無故拒絕，致遭損失；代理本人出售貨物，而虛報貨價，以圖中飽；我大理院判例八年上字三一二號，爲他人雇用人員而浮報薪水以便侵蝕者，係侵害委任人之權利；凡此均爲侵權行爲。但所違反者，爲對人權，而非對世權。畢高氏(Piggott)(註二)有云：『對世權而外，法律更因某項關係之存在，科特定人以某項義務，此項義務雖爲對於一般人而負擔，但一般人僅能對此特定人主張之，不能謂爲對世權，但可以對世義務(Duty in rem.)名之。凡違背對世義務之行爲，均爲侵權行爲。』蓋不無見地之論也。

(三)侵權行爲不必限於作爲，正如刑事犯罪不必限於作爲。若有作爲之義務，而不作爲，其足構成侵權行爲一也。英儒奧斯汀(註三)謂侵權行爲，以作爲爲限者，蓋亦有所蔽也。大率作爲義務，淵源不外下列四途：

(一) 由於法律明文規定者；

(二) 由於親屬關係者：

(三) 習慣對於某項職業或財產所科者；

(四) 法律科於某項法律關係者。

其他無作為義務存在者，不作為自不能構成侵權行為也。

## 第二節 侵權行爲責任與刑事責任

侵權行為係違背人與人間之法定義務，而大部分之犯罪行為亦然。但二者設置之目的既異，其責任之內容亦殊。就目的論，刑事制裁着眼於保護社會之安寧，使社會之生存不致為犯罪行為所威脅；而侵權行為責任，係着眼於保護社會中之個人，使其因他人行為所受之損害有救濟之方。是以前者之制裁為刑罰，後者為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。白萊司東(Blackstone)(註四)有云：『民事損害為對於各個人個別之私權之侵犯，而犯罪係違背對於社會整個集合體之義務』可見二

者性質上迥不相同。犯罪行為非必侵權行為，侵權行為亦非必犯罪行為；同樣，犯罪行為處罰後，不必即卸其賠償責任，賠償後亦非必不能處罰。一舉動同時負二種責任者，往往有之。斯蓋法律認為該項舉動非僅侵害私權而已，亦將違害社會之安寧，是以於責令賠償外，尚須施以刑事之制裁也。就責任之內容論，刑事責任原則上限於故意之行為。過失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且非必限於有損害之結果，有時且併未曾實施之行為而罰之。至於民事責任則限於有實際之損失，否則縱其人罪大惡極，亦可不負責任。若有損害，則不因其由於故意或過失而異其責任，有時且責令毫無咎尤之人負賠償之責也。然二種責任，性質雖異，功用上卻有相成之處。民事責任雖云純為補償他人損害而設，實則亦含有儆戒之意；而刑事責任之設置，私人亦蒙其保護，可見尚有息息相關之處也。

### 第三節 侵權行為與不道德行為

侵權行為為違反法律所認為應盡義務之行為，不道德行為係違反社會道德觀念所容可之

行爲。法律之標準爲客觀的，但問行爲人之行爲是否合乎準則；而道德之標準則進一步追究行爲人行爲之不合標準是否出於自主。二者截然不同。是以侵權行爲非必不道德，不道德行爲亦非必爲侵權行爲，其理甚明。茲再舉例以明之。例如美例 Mohr v. Williams 95 Minn. 261 甲醫爲乙女視察左耳之病，得其同意，爲施手術，於麻醉狀態中，發現右耳之疾更深，實亦有施手術之必要，遂施之。乙女以侵犯其身體權起訴，甲醫雖好意，亦不能逃其責。又如甲行於鐵路旁，見一孩立軌道，而車頃刻即至，甲明知小孩不知趨避，若不拯之以手，必遭巨禍，然仍漠然不顧，孩因以死，甲雖爲不道德，而不構成侵權行爲。

然而法律所認定之義務非限於條文所規定者。反之，法律上義務，違反之足以構成侵權行爲者，大半均未見諸明文。無明文斯無固定之內容，是以道德觀念遂得隨時隨地以影響之矣。即有明文規定之義務，立法之際，亦往往取之於社會道德觀念。足見道德觀念之於法律，抑猶原料之於工業品，法律之材料雖非完全取給於道德觀念，然而亦不能缺乏道德觀念之成分。（註五）至於侵權行爲法，受道德觀念之影響尤易，是以至今尙有甚多道德上用語遺留於侵權行爲法中，此爲過去

道德影響之證明，亦足爲將來道德勢力繼續侵入之導線也。

歐美有一時期，嘗因法律與道德分別過嚴，距離過遠，法律遂不免流於苛刻。例如自衛殺人亦負責任。(Statute of Gloucester, 6 Ed 1, c. 9, 1278)至十五世紀後，始逐漸脫離『嚴格時期』(Strict law)。愛姆斯(Ames)氏曰：『六百年改良之精神，使我人之法律制度逐漸接近道德觀念，雖至今未至亦步亦趨之境』(註六)。依薩克氏(Issacs)(註七)亦曰：『法律，行爲之規範也。以倫理觀念爲其努力之方向，然永無到達之期。』蓋社會道德之觀念(moral sense)爲法律內在的生命，法律若距離道德過遠，必不能有長時間之苟延(註八九)。其故有二：一則道德觀念與社會人士之關係較切，其潛在勢力較深，法律若與社會道德觀念背馳，則不易爲人民所遵守。二則法律爲社會之產物，若與道德觀念不符，必受其指摘，時間既久，零星之指摘，將漸形成改良運動。是以時至今日，雖尚有不符合道德觀念之法律，然以傳統地位或公共政策故得苟延其生命，各國法典均有類乎道德之規定。(註一〇)茲舉二例以明之：

一、我民法總則第一四八條「權利之行使，不得以損害他人爲主要目的」此即著名之禁止

權利濫用之規定，採自德國民法者也。在昔個人主義時代，法律多以權利為中心觀念，以為權利之行使致生損害於他人，法律不得禁止。縱其行使之目的純為損害他人於己毫無利益者，但以法律不問動機故，仍免其責任。是以一人於其所有地汲涸井水，以絕鄰井之水源；或於己地造一高塗尋常之籬圍，以阻礙鄰屋窗前之視線，均認為行使權利之行為，無法糾正。其違悖一般道德觀念為何如！至二十世紀初，德瑞士立法例始有明文取締，而英美之趨勢亦認此種行為為侵權行為矣。（註一）在我國既有本條之規定，則凡有此種行為，自得依民法債篇侵權行為規定提起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訴。法律責任而繫於行為者之動機，即法律與道德混同者一也。

二、民法債編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下段規定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，亦同。」（即負損害賠償責任）德國判例：有某產業組合決議會員不得雇用某甲為工人，各產業原無雇用某甲之義務，某甲亦無要求雇用之權利，此項決議並不違反法律上之義務。然而無端絕他人生計，亦有悖於道德觀念。既有此項之規定，法院可認此項決議為侵權行為，而予救濟，此法律之漸進於道德之又一例也。（按採自 Sebuster, The Principle of German Civil Law）

#### 第四節 侵權行爲責任之沿革

我國舊法民事與刑事責任不加區分，欲求侵權行爲責任之起源不得不於西洋法制史中求之。侵權行爲法之名稱產生甚晚。卽在英美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，僅有個別之侵權行爲，而無侵權行爲之總稱。然而侵權行爲責任之發生實先於刑事責任。初民知有侵權行爲責任，而不知有刑事責任，荷蘭氏（Holland）（註一二）嘗云：『古者凡對於私人之侵害，縱危害於公共福利如殺人者，亦視爲私人損害，可以賠償了結之。』足見昔人受侵權行爲法規保護多而賴刑事法規之保護少也。

初民文化簡陋，有爭必決之於武力，其生活唯一之規範，厥爲迷信之信條耳。法院之組織自付缺如。一旦有彼此侵犯之事，則惟仗決鬪以定曲直，以爲直者神祐之，必勝也。及後文化漸開始，稍稍有舍鬪爭而就調解人。理曲直者，曲者納資於直者，以贖其愆。積有年歲，寢成定例。有爭必就調解人評曲直，而臨場勸說之調解人亦漸成爲固定之機關。理曲者除納資贖愆外，（民事責任）尙須納

款以爲調解人之酬勞，此則罰鍰之嚆矢也。（註二三）

侵權行爲之訴訟既濫觴於私爭之調解，而所納之「損害賠償」又原爲贖罪之資，則其責任觀念純着眼於復仇，蓋已無疑。當時人士，素以復仇爲當然之天職，一旦受人侵害，自惟行爲者是問，行爲之爲故意過失，本不屑問。重以思想未開，迷信甚重，其責任觀念亦在在受其孵育。凡作惡之器若人，以爲必有作惡之鬼，附於其體，視爲不祥，名爲兇物，摒諸四嶽之外，墮磚傷人，則磚爲凶，磚之主人，應交出或拋棄之。若仍以之建屋，則被害人得並其屋而毀之。（註一四）其責任觀念非着眼在行爲者之咎責，亦非損害人之賠償，蓋視無機物爲有生命，可以爲復仇之標的。此後由復仇而贖罪，由贖罪而賠償，古時責任觀念之演進，此爲典型。無機物爲然，凡具有生命，而在古時認爲權利之客體者，更可依樣適用。家畜傷人，畜爲凶，主人僅須將畜交出或驅出，不再豢養，即可免責。驅逐之畜，人人可以擊之，（註一五）蓋亦復仇與迷信之觀念交織使然。推而至於人，子女奴婢本無獨立人格，若有侵犯他人之舉止，他人惟家長是問。家長對於此輩行動，須絕對負責，不問其管束爲何如。但家長能將侵權者交出，即可免責。此迷信與復仇之責任觀念適用之又一例也。由上所述，足見先時之責任觀